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四十回 自然建議請鴻儒 余七回山延師父

話說宸濠見焦大鵬、一枝梅二人已走，便去碧微妃子宮中觀看。到了宮內，並不見什麼動靜。先將帳幔掀開，向裏一看，只見碧微妃子擁衾而臥，尚未睡醒。宸濠疑道：“怎麼奸細前來，將招涼珠都盜去了，何以貴妃還不曾驚醒？倒也奇怪。”因此便去呼喊。喊了半晌，仍不見醒，宸濠又疑道：“難道他嚇死了不成？”因又近前細聽，只聽他呼吸不絕，並未嚇死。宸濠更加疑道：“這更怪了，何以睡得如此糊塗？”當下也就不再呼喚，便去喊那些宮娥，那知再喊也是不應。宸濠不知所措，復又走出來，喊了兩個年老的太監進去，問明所以。內有個老太監說道：“刁歲，如此看來，昏迷不醒光景，是奸細用了迷魂香，纔如此昏睡。奴才從前也曾聽人說過，是凡受了迷魂香氣昏迷不醒者，但須用涼水在胸前激透，自然醒悟過來，否則等到天明也就醒悟過來。奴才看來，此時天已將近明亮，兀歲且等一會，貴妃娘娘如果醒來則已，不然便用涼水去激便了。”宸濠也就不言，便命那老太監，將第十六個皮箱搬下來看視檢柙，除招涼珠已為盜去外，看果有別樣什麼珍寶遺失。那老太監答應，即刻將皮箱搬下。宸濠一看，見箱蓋系刀劃開，便將箱蓋揭開，柑看箱內的寶物。檢柙了一會，只不見了招涼珠，別樣珍寶並未遺失。

此時東方已經發明，宸濠也甚困倦，即命老太監將皮箱堆好，把劃開的這皮箱擺在一旁，以便收拾。老太監答應，宸濠便要去安歇一回。正要去睡，忽聽碧微妃子嘆了一口氣，宸濠趕著近前喊道：“美人醒來！”碧微妃子聽有人呼喚，也就睜開睡眼，向帳外一看，驚道：“兀歲此時還不曾安睡麼？”宸濠道：“美人那裏得知！”因即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，碧微妃子這纔知道，也就驚恐起來。宸濠道：“美人不必驚恐，招涼珠雖為盜去，所幸美人無恙，這還算是萬幸。現在孤也因倦了，與愛卿再睡一會兒，孤便要升殿與各官議事。”當下宸濠也就寬衣解帶安睡，直睡至次日午刻方纔起身。再說外面救火的人，將火救熄，也就各去安歇。

到了次日午刻，宸濠升殿，當有李自然那一干人進來參見，宸濠便向眾人說道：“招涼珠為一枝梅盜去，倒是小事，惟慮王守仁那裏必有能人幫助，不然何以知道這招涼珠是破非非陣的法寶？而況孤之招涼珠，雖非幻仙師亦不知道孤有此寶物。王守仁既派人前來盜取，他那裏必有非常之人，這便如何是好？”李自然道：“但據非非道人那陣圖上所說，破陣之法，不但招涼珠一物，此外法寶尚多。王守仁既知此珠可以破陣，安知不各處找尋寶物？某想他那裏不但有非常之人，而且這人甚是利害，若不早為防備，將來恐非敵手。依某之見，非非道人與余七道人皆是一師所傳。某曾聞余道人所言，他師父名喚徐鴻儒，道術高深。刁歲何不及早飭令余七，去將他師父請來，以助一臂之力？將來事成之後，兀歲登了大寶，封他一個法號，他也是樂從的。若不將徐鴻儒請來幫助，恐怕事到斗陣之時，非非道人也非王守仁那裏眾人的敵手。某細想來，惟恐這些人還是從前破迷魂陣的什麼七子十三生之類，刁歲須要早作計議才好。”宸濠道：“卿言甚善，孤也想及至此。即日就可差人前往吉安，請余七前去請他師父便了。但是差那個前去？鄴天慶昨又受傷，不能前往。軍師之意，擬派何人前去？請軍師分派便了。”李自然道：“這到無鬚大將，只要令個心腹人前往吉安，促令余七趕速請他師父，須要兀歲親筆下道詔書，方可相信，且不敢推辭。”宸濠道：“詔書不難，軍師可即將人派定，以便前往吉安便了。”李自然當下答應，宸濠就在殿上寫了詔書，交給李自然，好令心腹前往。

李自然退出殿來，便差了個心腹，即日奉書馳往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焦大鵬、一枝梅二人出了寧王府，當即飛奔出城，仍在那古廟內歇了一刻，等到天明，便一齊趕急遄回吉安。進了大營，見了元帥，將招涼珠呈上，又細細說了一遍盜珠的情形。元帥大喜，當命一枝梅、焦大鵬二人出去歇息。二人退出，又到後帳見玄貞子等人。玄貞子見焦大鵬把招涼珠盜回，也甚歡喜。于是玄貞子即與海鷗子、一塵子、鶴寄生、河海生、獨孤生、一瓢生等人議道：“今招涼珠雖已盜來，但是這溫風扇現在徐鴻儒那裏，光明鏡現在余秀英那裏，此兩件寶物甚難盜到手，那位前去走一趟？”當下河海生道：“小弟願往徐鴻儒那裏盜他溫風扇。”一塵子道：“小弟願往余秀英那裏盜光明鏡。”玄貞子道：“此處若得二位賢弟前去，那就妙極了。”說罷，焦大鵬、一枝梅二人退去，河海生、一塵子二人也就起身，分別前去盜那溫風扇、光明鏡來。暫且不題。

再說這日非非道人與余七二人接到宸濠詔書，說是招涼珠為王守仁派令一枝梅盜去，恐怕王守仁軍中有了非常之人，非非道人與余七不能抵敵，欲令余七請他師父徐鴻儒來幫助。非非道人與余七二人看罷，互相說道：“刁歲也忒多心，招涼珠雖為他盜去，只此一件，又何足濟事？他不知道這溫風扇現在師父那裏，光明鏡在余秀英那裏，這兩件寶物，缺一也不能破此大陣。就便他知道這兩件寶物的所在，任他什麼一枝梅本領高強，也不能前去盜竊。”余七道：“師兄，話雖如此，一枝梅這干人，卻不能成什麼大事，我恐那當日七子十三生又在此處，我輩可萬萬不是他們的對手。在小弟之意，既是兀歲招呼我們將師父請來，不若小弟就前去請師父到此，究竟多一幫助。”非非道人道：“賢弟既如此說，愚兄也不能執意，況有寧王的詔書，即煩賢弟前去一走。師父肯來更好；設若不來，務要請師父將溫風扇收好，不要遺失，要緊要緊！”余七答應，就即日起身，前往他師父徐鴻儒那裏，請他下山助陣。

在路行程不過兩日，已經到了山中，登時進去，當有小童子問道：“余師兄怎麼又回山來？難道又打敗了不成？”余七聽了這話，好生不樂，便對那童子正色道：“你小小年紀，不知道理，偏要多嘴亂說！現在師父在那裏？可即前去通報，就說我有要緊話與師父商量。”那童子道：“師父不在家，昨日纔出去的。”余七道：“往那裏去了？”童子道：“不知師父往那裏，但聽師父招呼我們不要亂跑，不過一二日就回來的。你如有要緊事，你就尋找師父去。如無十二分要緊事，就在這裏等一二日，師父也就回來了。”余七道：“師父昨日出去，你曾見他帶些什麼法寶去麼？”童子道：“不曾看見，大約不過出去雲游而已，也不見得有什麼耽擱。據我看來，師兄還是這裏的好。”余七聽罷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便去各處尋找，怎知他老人家的所在？不若等他一兩日，再作計議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便暫住下來。

一連等了兩天，徐鴻儒果然回來。余七先與他見了禮，徐鴻儒問道：“現在你為什麼復又到此？那裏是怎麼樣了？”余七道：“自從徒弟與大師兄下山之後，與王守仁戰了兩陣，互有勝敗。現在大師兄擺下一座非非大陣，敵將徐鳴皋已陷入陣中。不意王守仁那裏又來了一班能人，十日前寧王宮內的那顆招涼珠，不知如何被王守仁那裏的人知道，就令一枝梅暗暗進宮，將招涼珠盜去，因此寧王好生擔懍，說是招涼珠既被敵人盜去，則敵人中必有知破陣之人，恐怕大師兄與徒弟不是敵人的對手，故屬令徒弟回山，務請師父前去一趟，助大師兄與徒弟一臂之力，務要將敵人打敗，不然寧王終不能成其大事。故此徒弟于前日就到此了，只因師父不在山中，所以在此守候兩日。師父還是與徒弟一齊下山，還是徒弟先往，師父隨後就來？請師父示知。只因那裏軍務甚急，恐怕不日就要大戰了。”徐鴻儒聽了這話，沉吟不語。不知徐鴻儒果下山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